

文章编号: 1008-8717 (2015) 05-0067-02

“由来千种意， 正是桃花源”

——论陶渊明对庾信诗文创作之影响

李 晓 蓉

(北京大学中文系, 北京 100871)

摘 要: 庾信是南北文风之集大成者, 其在北朝创作的《拟咏怀》《小园赋》等作品受到了陶渊明诗文的影响, 流露出对自然的喜爱及对隐居生活的向往; 陶渊明的《饮酒》《杂诗》以及庾信的《拟咏怀》二十七首对阮籍《咏怀》诗八十二首既有沿承, 又有创新, 是咏怀组诗发展的重要环节。

关键词: 陶渊明; 庾信; 隐居; 《拟咏怀》

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识码:** A

自梁昭明太子萧统在《文选》中收录陶渊明的诗文, 并亲自作序以来, 陶渊明诗文在晋代几乎隐而不显的情况逐渐扭转。南北朝虽然不及唐、宋时期文人对陶渊明的继承、学习程度, 然而当时文人的诗文中已能发现陶渊明的诗文及其精神气质对他们的影响。庾信作为南北朝的文学大家, 亦受到这种影响, 陶渊明诗文的题材、意象、写法、风格等在庾信的一些作品中得到了继承与发展。

一、庾信受到陶渊明影响的渠道

庾信通过什么渠道能够读到陶渊明的作品, 最有可能的是《文选》。尽管庾肩吾和庾信分别做的是梁太子萧纲的中庶子和抄撰学士, 但是由于和萧统在世的时间相距不远, 庾肩吾父子应当看过《文选》。庾信熟读史书, 《宋书·隐逸传》中对陶渊明也有较详细的记载, 故而他们对陶渊明的事迹与诗文必然有所了解。

萧统不仅将陶渊明的作品选录入《文选》, 而且在他的诗文中多次提到了与陶公有关的意象, 例如:

“走野马于桃源, 飞少女于李径。优游泉石, 放旷烟霞, 寻五柳之先生, 琴尊雅兴, 谒孤松之君子。”(《锦带书十二月启·夹钟二月》)

“郁郁丹城, 并挂陶潜之柳。”(《锦带书十二月启·中吕四月》)

“既传苏子之书, 更泛陶公之酌。”(《锦带书十二月启·南吕八月》)

诗中出现了三个重要意象: 桃源、五柳、酒, 体现了萧统对陶渊明塑造的桃源美景的喜爱, 对五柳先生不慕荣利、安贫乐道以及他的大量诗文中展现的诗酒风流的高度赞赏。当时其他的皇族, 如萧绎等也在诗歌创作中表现出对陶渊明的隐者之风的崇敬。此外, 庾信的祖父庾易曾被朝廷征召, 但并未出来做官, 所以滕王道称他为“征士”, 说他“隐遁无闷, 确乎不拔, 宋终齐季, 早擅英声”^[1](《庾信集序》), 因为这一隐逸传统, 所以庾肩吾对以陶潜为代表的隐士也十分尊敬, 例如他的《谢东宫赐宅启》中有: “况乃交垂五柳, 若元亮之居; 夹石双槐, 似安仁之县”, 《赠周处士诗》中的“三径没荒林”“篱下黄花菊”, 无不脱胎于陶渊明的诗文, 可见他对陶潜高洁志趣的由衷钦佩。陶渊明作为隐士的代表, 受到了自天子至群臣的尊敬与赞赏, 在他们的诗文中屡次出现陶渊明诗文中相关的意象。所以庾信受到陶渊明的影响, 与当时推崇隐士风流的大环境、以萧统为代表的政治力量对陶渊明的大力传播、庾信祖父的“处士”身份和父亲对陶潜的激赏等原因分不开。

二、庾信对陶渊明隐居情怀的继承

上文已论述庾信当对陶潜有所了解, 而萧统所

收稿日期: 2014-11-26

作者简介: 李晓蓉 (1991—), 女, 青海西宁人, 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魏晋南北朝, 隋唐五代文学。

作的《陶渊明集序》中的一句话颇能反映渊明和庾信不同的境遇：“玉之在山，以见珍而招破；兰之生谷，虽无人而尤芳”^[29]，渊明的文才虽然在当时不为众人知晓，但也因此他能够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没有外界不可抗的因素逼迫他因事违心。然而庾信所处的环境则迥然不同，他因文名之高而受到西魏、北周统治者的礼遇，但也因此而遭到强留，无法归国，这正是他晚期一切烦恼忧郁的来源。虽然无法像陶渊明能够选择归隐，远离政治，但他的诗文中反复出现的归隐之志则是对陶渊明精神的回归。

庾信在北地创作的《拟咏怀》，是对阮籍开创的《咏怀》诗的模仿。他在出仕北朝后，深受亡国之痛，思己孤独与寥落，心中有所郁积而不能直言，故而以诗抒情。《拟咏怀》总的主题是“乡关之思，其辞旨与哀江南赋同矣”^[1229]，而诗中表达的感情则是复杂的，其中有几首诗歌集中反映了他的隐居情怀。

“横石三五片。长松一两株。对君俗人眼。真兴理当无。野老拔荷叶。家童扫栗跗。竹林千户封。甘橘万头奴。君见愚公谷。真言此谷愚。”（庾信《拟咏怀》其十六）

“怀抱独惛惛。平生何所论。由来千种意。并是桃花源。穀皮两书帙。壶卢一酒樽。自知费天下。也复何足言。”（庾信《拟咏怀》其二十五）

陶渊明对自然是一种由衷、天生的喜爱。从对自然的喜爱，到对自然人格的维持，是他一生不变的立场与追求。陶诗中并不乏沉重、哀伤基调的诗文，但诗人在面对自然时基调常是明快的，由此而知他的心境也是轻松愉悦的。他对自己归隐之前的人生有着清醒的认识以及总体的概括，他认为自己做官乃是“误落尘网中”（《归园田居》其一），是对真我的羁绊与束缚，所以毅然选择离开，回归自然。而庾信在《拟咏怀》中，回顾自己的人生，则是一种迷乱、郁闷的心态。我们通过两者的人生经历可以发现，陶渊明出仕是出于压抑、不乐的状态，而庾信在南朝为官时则是志得意满的，随着出使北朝，强留为官，祖国灭亡等大事件的发生，他的人生变得曲折不定，无法掌控在自己手中，所以他一再哀叹“平生何所论”“也复何足言”“由来千种意，并是桃花源”，这句诗非常值得玩味，诗人的“千种意”蕴含着多少他平生的感慨，可以说这三个字就能笼统地总结出《拟咏怀》中表达的所有感情：历经丧乱，无所栖身的悲凉，失节的痛苦，对故国的怀念，对世异时移，人事皆非的慨叹……而最终他的意愿却仅指向了一个——桃花源。这个意象出自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而在这句诗中诗

人究竟向往桃花源的什么，也是值得深思的。

首先，桃花源居住的人们生活宁静美好，是世外隐居者的理想的写照。庾信可能心羨于桃花源人民的内心的平和淳朴、闲逸安适，所以他只想过简单而自足的书酒生活。其次，桃花源的一个特点是完全隔离于乱世的纷争，那里的居民“白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陶渊明《桃花源记》），是他们为了避乱而寻找到的一片乐土。而桃花源的美好景象与南朝陷入战争时的“桂林颠覆，长洲麋鹿。溃溃沸腾，茫茫惨黩。天地离阻，神人惨酷”（庾信《哀江南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桃花源的居民对外界政治的兴衰、战争的残酷而感到惋惜，庾信用桃花源的典故可能也反映出对当时政治的影射，他也希望能够找到一片能够避乱的净土。尽管在北朝时他因文名之高而受到统治者的尊重、礼遇，权位不断上升，但是他在北周也并未隔离于政治的漩涡。一介羈臣，无势无党，而他则有意于疏离北周政治权利斗争的漩涡，不再像年轻时的志向高远，谈论国家大事。对“桃花源”的向往正是庾信晚年的心态写照。

《小园赋》的创作背景和《拟咏怀》相似，都以乡关之思而发为哀怨之辞，抒发了庾信想做隐士而不得的悲哀心境。这篇赋中有陶渊明诗文的影子，可和《归去来兮辞》比较，陶渊明在文章开头的反问“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却是庾信真实心境的写照，他处在异国，身不由己，无法像陶渊明一样选择自由、随性的田园生活。但在环境清幽的小园之中，至少可以暂时栖迟，获得内心片刻的轻松宁静。渊明认为自己做官乃是“深愧平生之志”，尤有重新选择的机会，《归去来兮辞》中流露出一种脱离羁绊、回归田园的愉悦与轻松，语言清新自然，四字、六字、七字句错落有致，语气或从容，或轻快。庾信的《小园赋》相对渊明，在继承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如描写小园景物：“桐间露落，柳下风来”，“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文中已多属对，乃是作者有意识的经营，和南朝时期赋文骈俪化和庾信之善写赋文有密切关系，但并不死板、凝滞，显得清新明快。但是渊明的文中感情基调是欢喜的，反映的是隐居后的自在生活，而庾信文中的基调则是悲伤的，反映了他欲隐居而不得的无奈与哀痛，故而作者在赋中展现的小园，是一幅很不协调的画面，虽然有鸟语鱼游，但整体给人以凋残荒凉的感觉。“三春负锄相识，五月披裘见寻”，他也想如渊明一样，与农人一同耕作，在田园生活中得到暂时的忘怀，但他始终无法摆脱“山崩川竭，冰碎瓦裂，（下转第78页）

的、具体的、独一无二的在体性欠缺、即集体与个人的这一重要区分点所致。而拉拉对二者的选择，都是其自由伦理的选择。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对帕沙的选择，理性主义成分高于个人主义成分，而对日瓦戈的选择则是，个人主义成分高于理性主义成分。因此，自由伦理的选择要受多方面的、甚至来自不同位面因素的制约，它显得捉摸不定又孱弱易碎。无论何种选择，都体现出拉拉对于个人精神自由的勇敢探索，而这种追求个体精神自由的无畏品质是值得赞颂的。

结语

作品《日瓦戈医生》通过对革命浪潮下个人命运与遭遇的叙事，关注个体的内心生命感觉，揭示了个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无可替代也无从消失的独一无二的价值和意义，个人与历史的抗争是两种伦理的抗争。无论是安季波夫投身革命的动力，还是日瓦戈寻求安宁的希冀，亦或是拉拉数次痛苦的

犹豫——这一切归根到底都是源于个人的生命感觉，是他们依据其独一无二的生命体验、依据自己所理解的美丑善恶、依据自己的心之所向而作出的自由伦理的选择。

参考文献：

- [1]刘小枫.沉重的肉身[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
- [2]张军府.现代小说叙事伦理[J].文艺评论,2011,(3):8-13.
- [3]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M].白春仁,顾亚铃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 [4]李明举.生命的神性书写——《日瓦戈医生》中的价值超越维度[J].当代外国文学,2010,(2):29-36.
- [5]巴赫金.论行为哲学[A].贾泽林译.巴赫金全集(第1卷)[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 [6]赵山奎.拉拉:反抗卑贱——析《日瓦戈医生》中的拉拉[J].俄罗斯文艺,2002,(5):58-61.

(上接第68页)大盗潜移，长离永灭”(《小园赋》)的社会现实，以及自己屈节仕北的精神负荷、远离家乡的悲愁。如果说桃花源是作者从渊明处得来的精神净土，那么小园就是庾信在现实中得以暂时栖迟的家园。

三、陶渊明、庾信对咏怀组诗的继承和发展

阮籍创作《咏怀》诗八十二首，开创了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文辞隐蔽，难以揣测具体的意蕴。陶渊明在追求诗歌的深远意旨方面受到了阮籍的启发。如《拟古九首》各诗皆托词以寄意，不像其他诗歌那样明晰，可能因为是易代后伤时感怀之作，所以和阮籍《咏怀》诗颇多类似之处。庾信仕西魏后，身受亡国之痛，心中有所郁积而不能直言，故摹仿阮籍而作《拟咏怀》二十七首。他在阮籍、陶渊明咏怀类组诗的基础上，又融合了自己的特色，使咏怀组诗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

倪璠注《拟咏怀》云：“子山拟斯而作二十七篇，皆在周乡关之思，其辞旨与哀江南赋同矣。”^[1229]统观全诗，对故国的深情怀念是《拟咏怀》的中心主题。庾信学问广博，熟读经典，用典是他咏怀诗的一大特色，在诗中他经常用苏武李陵、荆轲，申包胥、嵇康等典故，曲折地将痛苦哀怨的内心情感表达出来，以寻求自我解脱和慰藉。

在写法方面，庾信的拟咏怀除了巧妙用典外，还出现了大量对偶句，与之相关的是诗歌并置式意象组合的增加。随着诗歌经历了六朝时期，意象组合的趋势逐渐向并置式发展。梁、陈诗歌渐多骈句，六朝诗歌比汉魏古诗更加注重声律和对偶，因而是一个从古体到近体的过渡时期。其中还经历了陶渊

明建立在对偶基础上的意象并置的大量实践和创新，其《饮酒》《杂诗》与阮籍的《咏怀诗》一脉相承，在并置手法的使用方面起到了阮籍和庾信之间很好的桥梁作用。庾信能够自由地运用大量对偶句，与其善写赋文有密切的关系。南朝之赋尤工于骈俪对偶，而与大多数赋中追求精美对偶、华丽辞藻而无实质或真情实感不同，《拟咏怀》中的对偶句不但言而有物、而且饱含诗人最真诚的情感。

和阮籍、陶渊明的咏怀类组诗不同，庾信的这一组诗中无一首涉及神仙之事。阮、陶尚能想象在逍遥自由的神仙世界中暂时解脱现实的苦闷，但庾信却始终沉陷于人生的悲愁与现世的苦难，或时时回首，聆听历史的悲歌，缅怀过去的英雄。其诗也许不及陶渊明诗的清自然，但《拟咏怀》诗的厚重感实际是诗人对人生最真切的体会，故能引起后世千百年中失意之人的共鸣。

陶渊明经历了晋宋易代，最终抛弃官场，选择隐逸；庾信饱尝亡国之痛，最终无奈在异国终老，他们都在诗歌中选择自然作为心灵的栖息地。庾信虽然后来仍在北朝为官，实际上却是精神的隐者，其隐逸思想、诗中的自然情怀受到了陶渊明的较大影响。在咏怀组诗这一诗歌体系中，他们继承阮籍之咏怀诗八十二首，又影响了后世陈子昂、张九龄等人的咏怀组诗创作，实为咏怀组诗创作之津梁。

参考文献：

- [1]庾信.倪璠注.庾子山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2]陶渊明.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